

■《驚夢》劇照



■《金瓶梅》劇照



■《無足鳥》劇照



■《靈》劇照



這一輩子做一隻絢爛的無足鳥

「跳舞是一條痛苦的、孤獨的路，但如果你愛的東西，必須要一直走下去，才可能有結果。但如果這中間可能會出現岔路或者所謂的別的什麼機會，你一旦走過去，也許就回不來了。比如，你真的去做商業了，商業中的各種影響和關係會拽着你走向別的地方，你就到不了目的地。」在「現代舞」這個對普通中國觀者尚存新鮮甚至時尚的語境裡，中國頂級編舞家王媛媛則要用現代舞去實踐一條最樸素的道理，即有關人如何實現自我，心安何處的命題。

2008年，她成立中國第一個融合芭蕾及現代舞的「北京當代芭蕾舞團」，短短兩年多時間創作了7部作品，在寂寥無聲的中國現代舞舞台上，努力的發出自己的聲音，向現代藝術在本地落地生根邁着步子，艱難但堅定。

文：香港文匯報記者 梁小島

再次在演藝學院的劇場見到綵排中的王媛媛，她已換下酒會上的桃紅露肩小短禮裙，一件黑色鑲牛仔仔邊外套，黑色運動褲和一雙黑色皮靴，中性打扮似乎讓她更加自在和靈活起來。昏暗的舞台上三兩工作人員在布置幕景，大搖臂將空蕩蕩的觀眾席變成了一個施工地，王媛媛輕輕一跳，便在舞台的邊沿坐下。她對這個舞台並不陌生，2004年及2008年，她曾受到香港演藝學院舞蹈學院的邀請，以客座編導的身份在這裡創作了舞蹈《梨花·夢迴》和《跨界》。這次她為香港國際藝術節創作的舞劇《金瓶梅》，按照她的老搭檔、該劇作曲杜薇的話來說，比以前任何的作品來得更有力。她和團裡的20多個姑娘、小伙子，在半年內完成了對角色的自我突破，從音樂到人物塑造。「她對不同的聲音和藝術表現越來越包容。」剛完成新版《紅樓夢》配樂不久的杜薇，曾為古曲中加入的電子搖滾部分和王媛媛發生分歧。「我說你再聽聽，她反覆思考了一陣子，最後接受了。」



■作品《情·色》劇照

海綿的隱喻

相比之前的現代舞蹈作品，《金瓶梅》的情緒展示更加淋漓，但王媛媛要嘗試的，是如何撇除傳統道德的包袱和蓋棺定論的歷史成見，用舞蹈的語言去展示人性的掙扎和美。「問男人對西門慶的看法，回答說，那是他的偶像，有權有勢，有女人；問女人對潘金蓮的看法，回答說，她好啊，美麗、追求自由、開放，性感。我問我媽對兩人的看法，她說，那麼壞，你還排練舞蹈。由此看到兩代人的差別。」王媛媛曾在微博中這樣寫道。對當下社會的人心關照，是她賦予自己舞蹈的意義。而當年她決定辭去北京舞蹈學院的教師工作，以及後來離開中國芭蕾舞團的編舞位置，都是為了尋找自己更自由的表達語言。

每一部作品都是人生的一個印痕，而構成那個印痕的生活，又充滿着彼此交錯的因果。別人看到《遊園驚夢》裡的生死愛恨，癡情纏綿，她聯想到的則是無常又永恒

的生命狀態，這便是2007年舞蹈作品《驚夢》的誕生。第二年，她繼續在這個主題上向前拷問，作品《靈》成為她舞蹈探尋生命的一個底色，她把舞台上鋪滿了厚厚的海綿，讓演員在上面習慣着既安全又不大安全的身體協調，是內心對生命的不確定的一種比喻。創作過程中發生了汶川地震，更是令她觸動。「在《靈》的第一章，主題是燈，代表的是生命和希望。我把我和兒子的對話說給演員們聽：孩子很小的時候，我問他，媽媽肚子裡是什麼感覺？他說，是黑黑的。然後我問他，那他怎麼就成為我的兒子了呢？也不知道他是瞎說的還是怎樣，他答，我要跟好多人打架，看到我才過來的。我願意相信，靈魂是永恆的，每一個生命，只是靈魂在塵世行走的一個過程和階段而已。」這個過程該如何過？在世的時候應該怎樣活着？對這些問題的執着反思，令王媛媛越來越明晰自己的人生責任：跳舞。

劇場人生

作為一名獨立並且成熟的編舞家，王媛媛並不是一開始就意識到這種生命責任，生命中的岔路口一個接一個，岔路的遠方只是不甚清晰的迷霧森林。她9歲入讀北京舞蹈學院附小時，一次偶然的機會竟然被游泳教練相中，差一點走上職業運動員的道路，舞蹈的強烈渴求突然從未有過地清晰起來。當她大學畢業進入鐵路文工團做伴舞演員時，拍廣告和掛曆的掙錢機會也曾讓她一度迷失。用舞蹈語言表達自我的魅力最終吸引了她，在她1994年拿到法國國際舞蹈比賽表演獎的那一刻，她意識到，自己在幕前的風光已經可以捨棄了。

直到2008年，她才擁有完全屬於自己的舞團，但她說這一切只是機緣巧合，順其自然而已。「每個人人生來是有責任和目的。」王媛媛說，她更願意將這種責任看成在過程中不斷前行的意義和曙光。「我在後台的時候還跟大家聊天，說我們就這樣一直跳一直巡演，可能最後一輩子也演不完所有的劇場，最後死在舞台上會是一種莫大的幸福。」

文：文匯報 王：王媛媛

對話王媛媛



文：你的舞蹈訓練背景是先中國舞再到現代舞，但最後怎麼落腳點在打造當代芭蕾舞上？

王：中國舞是在我9歲多的時候學的，後來進大學其實就開始學習現代舞以及現代舞的編導，離開學校後一直在中央芭蕾舞團做編導。我接觸的環境全部都是各大芭蕾舞團，所以我能知道我需要什麼，缺什麼，我想建立比芭蕾舞團更好更嚴謹的標準和機制。我個人無法承擔一個芭蕾舞團，古典的東西需要太多的工作，而現代舞團又太有個性，無法面對更多的觀眾。我們是有強烈的社會責任感，希望可以將現實生活帶給我的感受，直接帶給觀眾。我覺得我們的這種開放創作和新的生命本身一定會成功。

文：對於這次《金瓶梅》無法在內地公演，會不會很遺憾？北京當代舞團現在處於怎樣的階段？對於當代芭蕾舞的觀眾培養，你覺得自己能夠做些什麼？

王：遺憾是有，因為不能面對更多的內地觀眾，但其實先從香港開始，也會慢慢有劇院邀請我們做。以前內地也有民間的現代舞團，但都做得很掙扎很難，其中一個就是因為觀眾群。中國在近現代藝術的發展中，曾有一個歷史的斷代，所以它要重新從西方引入開始。從引入到本土生根發芽開花，需要藝術家足夠的成熟。我始終覺得，一個團還是它的作品最重要，如果你有作品，一定會有觀眾。今年我們團進入第三年。我在建團初期已經想好這前三年是會辛苦的，有心理準備。所以我主要把精力放在創作上，過去的兩年中，《金瓶梅》是我們的第7個作品，這個量是非常大的。如果有困難也沒有什麼克服不了的，去解決就好了。但是沒有作品，就沒有了一切。其實，我們團出現時，有很多觀眾已經在關注當代舞蹈了，這和我們一直有作品出來有關。現在的觀眾比前幾年好得多，我能看到這種變化。考我們團的人也多，有的小孩說哪裡都不去，打死了也要進我們團。畢竟我們的舞蹈不是芭蕾舞或者現代舞一種，原來還可以這麼跳，也給了演員很多想法和希望。

文：你一方面在成立北京當代芭蕾舞團的這幾年，一直在不斷的創作，《金瓶梅》是舞團成立2年多來的第7部作品，但另一方面又要負責舞團的行政工作，你怎麼處理日常的繁瑣和藝術超脫之間的平衡？

王：就是不用試圖去避免生命中發生的每一件事情，哪怕是不愉快的、繁瑣的，那些都是積累，都是財富，你就想着如何去接受和體會這些感受就好了。很深刻的痛感和很深刻的快感，各種不同的感受都非常重要。當事情發生的時候，你就想着如何去解決，解決不了，我就體會這個過程。現在任何的事情對我都形成不了打擊，那些都可以沉澱為人生的積累。感受最重要。

文：看你的團員跳這次《金瓶梅》的時候，讓人想起最近上映的電影《黑天鵝》，講一個芭蕾舞演員為了要在舞台上一人飾演兩角，而精神分裂以至走入魔。你以及你的演員的這種自我蛻變的過程是怎樣的？

王：我很喜歡那部電影，雖然它可能有些誇張，但其實深刻一點的演員是有這個過程的，她從自己到角色進行了一個跨越。就像我們這次的《金瓶梅》，對演員的挑戰特別大。演潘金蓮的兩個演員中，變化最大的就是梁星。一開始我沒有想到她會成為潘金蓮的，儘管以前跳雙人舞也需要同樣的感覺，但排演的時候她仍然覺得不好意思，會怕，用這個來開玩笑啊，總是想辦法把氣氛弄得那麼尷尬，另一方面也是生活經驗不夠。但我覺得這個蛻變需要時間，我並沒有什麼特別的辦法幫她們，就是很早的時候給她們講人物的狀態，講關於潘金蓮的很多細節，也讓編劇過來給她們講《金瓶梅》裡的小故事，幫她們理解人物的性格。後來理解深了，動作熟了，演員自己就有新的東西出來，開始創造人物。又比如我怎麼可以做《金瓶梅》這個戲呢，像我們這一代，70年代初出生的人，所受的教育還是很保守，對表演這種主題會覺得太不可能了，但其實所有人在壓抑自己的慾望，只有慢慢等你認識自己了之後，才可以把慾望給想像出來。雖然實際生活中我做不到，但人都有很多面，這些都可以用想像去跨越道德和教育的障礙。除此之外，生活的歷練對我也是非常重要的。

文：你再看團裡的年輕演員，很多都是80後，當你跟他們講你對生命的認

識和體會時，他們能理解麼？

王：現在都不談80後了，要談90後，團裡最小的演員是92年的。我不知道他們能理解多少，但我盡量把我想給的都給他們，想讓他們不走彎路。但另一方面來說，也許人家本身就跟我們不一樣，自己就有自己的想法。我只是希望，做一個職業的舞者，當做這一件事情的時候，就要專心的投入，做到百分之百的正確，不要東想西想，這是一種職業態度。也許下一年我不跳舞，去做其他的，那也要做百分之百的專業，這樣你的人生就有可能成功。當我的演員不是那麼容易的。

文：成立北京當代芭蕾舞團是你一直以來的願望麼？作為中國第一個融合現代舞和芭蕾舞藝術舞團，你會不會有很大的壓力？

王：我不是一開始就夢想著建團。建團都是順其自然的，當各種機會和可能性都出現的時候就去做了，然後我就要努力，每件事都百分之百的對待和負責任就可以了。很多事情的發生是靠良機和緣分，接下去才有可能性。當然，成立這樣一個團太不是現在的中國人幹的事情了。這需要完全的奉獻和投入，並且得不到眼睛能看到的收入，而你得到的價值又不是用錢來衡量的。現在大多數中國人是要能迅速的得到回報。儘管想進我們團的小孩特別多，要達到我的標準也不容易，但我並沒有辦法保障他們幾年以後還在這。跳舞是一條痛苦的、孤獨的路，但如果你愛的東西，要一直走下去，才可能有結果。但如果這中間可能會出現岔路或者所謂的別的什麼機會，你一旦走過去，也許就回不來了。比如，你真的去做商業了，商業中的各種影響和關係會拽着你走向別的地方，你就到不了目的地。壓力肯定有，比如資金方面我要想下一步怎麼走，但這真的取決於你如何看待。也有很多人問我，你要掙錢就沒有藝術，會有所缺失，但你要一直保持在這兒，哪一天資金上出問題了怎麼辦？那我就會想，這個團走不到50年，但走了5年、10年，曾經存在過，有這個過程，就夠了。其實每件事情在你生命中都只是一個過程，活著就是一個過程，但在過程中目標要明確，要做到百分之百的正確。目前我們舞團的創作一直排到2013年，這一算5年過去了，5年之後也許又存在另外的5年，那就嚴肅的去對待它。而在這個過程中，我一點都不孤獨，看到的只是別人羨慕的眼光。

王媛媛



攝：梁小島

個人簡介：王媛媛

先後畢業於北京舞蹈學院編導系和美國加州藝術學院編導專業。曾任中央芭蕾舞團常駐團編導、丹麥皇家芭蕾舞團特邀編導、香港演藝學院特邀編導、紐約城市芭蕾舞團編導學院編導等，是第一個贏得四次國際最佳編舞大獎的中國編導。2005年，接受著名導演馮小剛邀請擔任電影《夜宴》舞蹈總監；2006年，為丹麥皇家芭蕾舞團創作舞劇《情·色》，在哥本哈根皇家劇院演出。2008年，曾編導奧運會開幕式舞蹈，作品還包括與張藝謀合作的芭蕾舞劇《大紅燈籠高高掛》。